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審煙槍

洋煙原是毒藥，殺人勝過砒霜。勸人點滴都莫嘗，免得惡盈命喪。同治三年甲子科，安岳縣出了一案。原來安岳所轄王家溝有一王明山，家頗富足，為人狡詐，能講會說，鄉中遇事肯去排解，眾人舉他當了兩界局事，他便結交衙門，與人籬桶唆訟，其中弄錢。娶妻伍氏，初無生育，後夫妻求神許願，四旬始生一子，取名天喜，夫妻愛如掌珠，從小便與廩生李紹儒開親。這天喜貌雖清秀，讀書極鈍，明山又最吝財，每年接些二空子先生來教，伍氏又不推責罵，十五歲連「四書」都未讀完。

不遠有一崔先生，為人卑鄙，不講品行，只圖貪錢團館。聽得那家有子讀書，便去親近奉承，上街就請平伙，新正拜年，求其進館。明山吃了他兩三個平伙，托情面不過，只得把天喜送去。誰知這崔先生書原不通，文稿極多，出題改文都照搞上，改好命徒另譽，多加圈點，以便徒弟好哄父兄；兼之又愛吃煙，凡吃煙的朋友來館，不論好歹，都要留要幾天，好捧盤子。所以上樑不正下樑歪，先生既愛捧盤，徒弟亦學吃煙，他不惟不講，反由徒弟去搓松香，當槍手。這天喜亦愛吃煙，始則打煙燒，繼則扯煙煮，過後就買一碗。伍氏愛子心切，反偷些錢與子買煙。讀了三年，吃個大癮，其父知道，時常勸戒。誰知這鴉片煙不比別物，說丟就丟，莫啥來頭；鴉片煙不吃，心裡又想，身上出病，使你涕淚雙流，行坐不安，一下怎丟得脫？況這天喜煙才上癮，正在貪愛，猶如新婚一般，怎麼捨得丟他？不怕明山海之諄諄，那知天喜聽之藐藐。明山見於不丟，又請先生責管。這崔先生原靠天喜捧盤過癮，心怕他丟了，還說去責管他嗎？明山無奈，只得把子喊回，苦口教訓一番：

人生在天地間要立志氣，莫辜負在世上背張人皮。
行宜端坐立正事循天理，莫輕浮莫放蕩身價莫低。
年輕人私欲開情竇初啟，怕的是滿盤中錯下一棋。
凡善惡與邪正分辨詳細，善者效惡者戒切莫委靡。
勿好酒勿貪杯不為困矣，勿好色勿貪淫嫖人女妻。
凡錢財須當要取之以義，有氣角當忍耐自然安逸。
惟有那鴉片煙害人無底，須當要痛心戒莫嘗點滴。
你若是惹著他他就跟你，好似那舍婦兒慣把人迷。
才吃口精神爽好得無比，有傷風和咳嗽不消請醫。
哈一口就兩口口口登底，吃一頓想兩頓頓頓不離。
倘若是上了癮就變脾氣，少一點慢一下他都不依。
弄得你百病發流淚出涕，離了他有人參難把氣提。
強壯人能使你莫得氣力，肥胖人能使你莫得膚肌；
聰明人能使你糊塗到底，勤快人能使你懶得稀奇；
有錢的他要你賣田當地，淡泊的他要你子散妻離；
讀書的他要你金榜落第，富貴的他要你玉樓削籍；
婦人家有了他百事不理，姑娘家有了他難找夫婿。
凡三教與九流農工手藝，有了他盡都要落食拖衣。
弄得你臉慘黑不像人氣，到那時才陪你一命歸西。
到陰司睡鐵床把燈開起，你心想丟了他他才不依。
饒得你糊焦焦聲聲歎惜，估住你要吃他好不慘淒。
量陽間吃多少一一載記，要等你哈完了他才分離。
兒呀！

這分明是毒藥兇惡無比，想苦情思利害戒之宜急！
縱然是上了癮一時難忌，在痛處割一刀也要戒息。
兒呀！

你看那正直人何等蘇氣，酒筵中都尊他坐在上席。
吃煙人不要臉自己得意，在旁人他就要指你背脊。
兒呀！

為人子要與親爭口惡氣，把鴉煙來戒了福壽齊眉。

王明山從此不准天喜進館，守著在家忌煙，多辦些補藥丹丸、雞鴨肉蛋，命子調養。過了兩月，紅光滿面，肥胖健強。明山恐其進館又吃，喊人把書箱挑回，就命在家經理。誰知天喜無事上街，一些淫朋濫友引走花街柳巷，燒煙兩次，依然翻生，反添一個「嫖」字。天喜恐父知道，日走東，夜走西，到處捧盤過癮，不想回家；久後瞞著雙親，夜深人睡，起來開燈。其父明知，亦無可如何，於是與伍氏商量，擇期於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六日，先請媒人把期單送過李家，紹儒接期，忙辦嫁奩打發。

且說紹儒只此一女，名叫貞秀，生得美麗，夫妻極其愛惜，從小教他讀書。貞秀聰明，發憤數年，即能吟詠。紹儒又將《內則》、《烈女》諸書與他講解，使知婦道。及長，舉止端莊，性情柔順，孝爹孝媽，勤習針黹。及期過門，諸親百客人人贊美，明山夫婦亦甚歡喜。但此地風俗極愛鬧房，是夜眾客把新郎送到房中，男女笑謔，划拳飲酒，又要新人斟酒。貞秀無奈，與各人斟了一杯，然後帶醉而出。天喜哈多了酒，煙癮又發，忙關門理鋪，去拿煙器。這房原是天樓地枕，地樓只有半邊，天喜先已暗將煙器放在樓底下，取出擺設燒好去哈，怎哈不動，連栽兩次，還是一樣，始知槍不通氣，去尋竹籬通了又燒。貞秀便歎氣一口。天喜曰：「我吃這煙是莫奈何，戒又戒不脫，爹爹又不准燒，萬望賢妻慎秘，莫告爹爹；倘若知道，我挨了打，你就不得下台，我今告罪在先。」又燒一陣，把煙器放在原處，脫衣就寢。貞秀聽他在床上輾轉，時常歎氣，後又打板兩下。貞秀疑夫見他不睡不好喊得，故作此態喚他，遂卸妝解帶去寢，見夫面壁而睡，以為恨他睡遲，也不做聲。

雞鳴起來，穿戴齊整，賓客盡起，夫尚未醒，又恐賓客進房恥笑，想喊又覺害羞。外喊排席，只得喊曰：「你還不起來？」連喊兩聲未應，撈帳見夫依然面壁睡著，用手去搖，冷而不動，用力一搖，才是硬的，駭得魂飛魄散，又不好喊。女客俱去坐席，即出外告姑曰：「你兒一身冰冷，不知是啥來由？」伍氏去看，才是死了，即忙喊曰：「老爺快來！你兒如何死了？」明山急進房看，見天喜七孔流血，死得梆硬，喊曰：「兒呀，你為甚麼就死了！」胸上幾捶，氣倒在地。此時賓客齊至，忙辦薑湯來灌。半晌方才甦醒，說道：「兒呀，你倒死了，叫為父如何下台？」兩老撫屍痛哭道：

父：一見我兒廢了命，母：不由為娘好傷情！

父：從前無子常抱恨，母：求神許願又穿金。

父：生下我兒心才穩，母：愛惜猶如掌上珍。

父：聽說接媳兒喜幸，母：望兒偕老到百春。

父：昨夜好好把房進，母：今早為何喪幽冥？

父：捨不得我兒身秀俊，母：捨不得我兒只一人。
父：父靠兒朝夕親前把孝敬，母：娘望兒娶媳生子接後昆。
父：老來喪子大不幸，母：百年歸土誰捧靈？
父：祖宗血食今斷損，母：王門香煙絕了根。
父：不知兒得甚麼病？母：是病就該告娘親。
父：七孔流血有血印，母：未必此事有別情？
父：還須來把媳婦問，母：這段冤枉方得申。

明山夫婦哭罷，轉身問貞秀曰：「李女子呀，你丈夫是如何死的？」貞秀曰：「不知是啥來由，昨夜你兒先睡，聽他輾轉不眠，時常歎氣。後媳去睡，見他面壁唾熟，早晨去喊，才知死了。」明山曰：「你莫隱瞞，要從實說來！」貞秀曰：「媳是實言，並無虛誑。」明山曰：「這明明是你用藥毒死的，你假裝不知嗎？」貞秀曰：「公公不要冤媳！媳雖愚蠢，也知禮義。婦人家原來靠夫過日，豈有毒害之理？」明山曰：「分明是你在娘家勾引情人，與姦夫義重，不願我這門親，故將我兒毒死，好嫁姦夫！如何瞞得得我過？」上賓曰：「親翁不要捕風捉影，說那傷風敗俗之話！況是幼年開親，有何嫌疑？就是不願，不過悔親而已，焉能把他毒死？」明山曰：「此時不愛跟你說，得到公堂去講！」即喊發席，進城報案，告媳因奸毒夫，遞呈請驗。

官看呈詞，次日親身勘驗，作報是服毒身亡。官問明山曰：「你兒房中前夜還有人否？」明山曰：「花燭之夜，豈有別人？」官又問貞秀曰：「你夫如何死的？」貞秀即以那夜親戚鬧房，要他斟酒，眾客出去，夫即燒煙，從睡至起，說了一遍。官問明山曰：「你兒在前吃煙未曾？」明山曰：「我兒煙已上癮。」官曰：「就未上癮，煙也不能傷命，況此又非煙毒。」又問家族，都說是夜好好進房，並無疾病。官即將明山、貞秀帶回縣內，又叫貞秀問曰：「你公告你因奸毒夫，今見本縣，還不從實訴來？」貞秀叩頭，哭訴道：

大老爺坐法堂高懸明鏡，聽小女將冤情細訴分明。
奴的父李紹儒文學補廩，劉氏母鄉黨中俱稱賢能。
奴自幼讀詩書謹守閨訓，知三從和四德克儉克勤。
「既知三從四德，為何將夫毒死？」
不知奴在前生何事過分，今一世才過門就死夫君。
比時間只哭得咽喉哽哽，捨不得鴛鴦鳥一夜離分。
二公婆兒子死疑心妄稟，他說奴毒丈夫暗通姦淫。
「是呀，你夫夜間好好進房，不是你毒死的，又是何人咧？你好好招認，免受苦刑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哭啼啼望仁天細揣情景，這概是冤枉事如何認承？

「好好問你是不招的，左右與爺掌嘴四十！」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奴縱然要謀害丈夫性命，這毒藥叫小女那裡去尋？
「毒藥在娘家早已辦就，還要強辯做甚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童子婚並無有半點仇恨，那有個奔進門就害他身？

「娘家通姦，謀夫另嫁，本縣明白你那些事，還不招嗎？打，打，打！」
呀，大老爺呀！

為官人重的是品行德行，為甚麼誣小女不美聲名？
常言道女子家名節要緊，失了節羞父母又辱先靈。

「膽大淫婦！還說本縣誣你？左右把他十指撻起！」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小女子出娘胎行端品正，就死作無頭鬼也不招承！
「狗淫婦！當真不招的？本縣不怕你口硬，左右拿竹籤來，把他十指與爺釘起！」

這一陣痛得我魂飛魄盡，好一似閻王殿走了一巡。
若不招大老爺刑法太狠，莫奈何把天喊大放悲聲。

法堂上招命案都不怨恨，誣姦淫貞秀女死不閉睛！
受不過苦毒刑勉強招認，王郎夫本是奴謀害歸陰。

「你為何事要把丈夫毒死？又是那們毒法？」
奴嫌他容貌醜心中怨恨，將毒藥放糖內拿與他吞。「

姦夫又是何人？」
呀，大老爺呀！

並無有姦淫事不敢亂認，奴情願受罰罪不壞堅貞。
官想姦淫之事原無憑據，只此「嫌丑毒夫」四字亦可定案，何必多求？遂命鬆刑畫押，收進女監，草報進省。

再說送親客氣得勝青而，都莫趣，見官把貞秀帶回縣去，回來去見李紹儒，正逢紹儒感冒風寒，臥床不起，聽得此言，心中著急，曰：「王親家也極講公正的，怎麼這樣糊塗？無憑無據，誣告姦淫？」問其情由，皆不知為啥死的，心想：「此事如何下台？」欲進縣見官，人又得病，又要傷臉，諒官該也不從那條路問。其妻劉氏聽說女兒遭冤，放聲大哭，恨不飛到城去看望，又見天黑，一夜都未息聲。次早請轎，帶起十歲姪兒，來到城中。問到監門，對禁子說明進監，見貞秀身帶刑具，眼腫面黑，睡在囚床，劉氏才喊得一個「兒」字，就氣倒在地。貞秀慌忙扶起，聲聲喊叫，半晌方說得出話，不禁傷心痛哭道：

見嬌兒不由娘兩眼哭爛，這一陣娘心內好似箭穿！
自為娘生下兒十分體面，每日裡不離卻娘的身邊。

又聰明又伶俐又聽使喚，視為娘好似那活佛一般。
娘時刻將婦道對兒細談，知三從和四德品正行端。

自幼兒許王家姻緣一線，只望你兩夫妻偕老百年。
誰知道過門去就遇坎坷，女婿死害得兒身坐禁監。

娘望兒逢年節光一光眼，娘望兒到後來送老歸山。
誰料兒遭冤枉招了命案，怕的是不久日要喪黃泉。

看我兒看不飽看了又看，想我兒想不盡想爛心肝。
見我兒這形容柔腸寸斷，倒不如娘陪兒同坐禁監。

貞秀見母哭得傷慘，心如刀絞，亦將他的苦情對娘哭訴：

見老娘不由兒柔腸寸斷，聽你的苦命兒細說詳端。
娘盤兒受盡了辛苦磨難。原望兒行與坐皆在人前。
諒必兒在前生罪有千萬，丈夫死猜不出是啥機關。
二公婆不知他甚麼心願，苦苦的冤屈兒謀夫通姦。
「你公婆就算糊塗，未必官都不問個青紅皂白？」
堂上官並不容你兒分辨，用非刑來苦打要寫供單。
「兒就該莫招！」

呀，痛心的娘呀！

頭一次四十掌牙關打爛，打得兒血淋淋說話不諦。
不招供又將兒十指來拶，不由兒那一陣痛徹心肝。
想招了怕的是剝皮受慘，誣姦情你的兒死不心甘。
大老爺發雷霆大拍公案，才將兒十指上來釘竹籤。
苦命娘如不信睜眼細看，可憐兒十指上血跡未乾。
尊一聲痛心娘你莫掛牽，猶當是你的兒死了一般。
怨你兒養育恩未報半點，丁封到定然要命喪黃泉。
歸家去莫對父說兒招案，猶恐怕氣壞了白髮老年。
好兄弟你攏來姐有話談，回家去須當要苦讀聖賢。
姐不能看看你身榮貴顯，懇關君保佑你早把桂攀。
若念在姊弟情潑碗水飯，逢年節在門外化點紙錢。
從今後弟兄情一刀割斷，要相見除非是夢裡團圓！

母女姊弟哭得氣斷聲嘶，監中先有兩個女犯來勸曰：「李大娘不必哭泣，你女既已招供，哭也無益。不如拿些錢與管監大爺，解了刑具，使你女也得安逸，慢慢設法打救。」劉氏拿錢與他，求其看照。女犯歡喜應允，曰：「李大娘不必掛牽，凡事有我！」又去與禁子管監的說，禁子心厚，總說不好。方來之時，紹儒教劉氏說：「如案不安，去求南街錢鋪趙老爺幫忙，他與我極相好。」此時劉氏只得去請趙老爺來說，出錢二十串，方把刑具鬆了，又請一老媽子與女送飯。貞秀勸母歸家，切莫掛慮，母女泣別。回家告夫，說官苦打成招，已丟在監，去錢若干，一一告知。紹儒曰：「世間有這樣糊塗的官！不察情理，不問虛實，希圖用刑落案，都不怕報應麼？」想要上省與女辯冤，奈疾未痊；至六月病好，又念科場在邇，候體康健，就下科場去告他。不遠有一處廟，內塑關聖帝君，劉氏每天在帝前哭泣，求其顯應，使女脫苦明冤。

再說縣官提出貞秀清供，貞秀哭泣稱冤，官大怒，掌嘴八十。過幾日復問，貞秀不敢叫冤，說是嫌丑毒害。臨解招審，官吩咐曰：「你若到上司反供，發回本縣，刑法利害，要你生不得生，死不得死，那時才叫失侮！你只管認了，本縣之文已與你筆下超生，不要害怕。」即命三差押解。紹儒聽得，與妻進城餞別，請一老嫗跟隨服侍，又請族姪護送。貞秀下堂，一見爹媽放聲大哭，紹儒曰：「這都是我兒前生冤孽，才遇此事，又遇此官，看兒上省如何？若不能伸冤，為父下場就來控辯。」斟酒一杯，才與貞秀囑曰：「我兒路上千萬保重，見府道不可稱冤，徒受刑法。到了臬司。牛公極其清廉，或者可以辯白。」貞秀跪地接酒，說畢，泣曰：「爹媽回家須要寬想，當兒死了一樣，不可苦憂傷了精神。兒見上司，自能見機而行。」劉氏已哭得氣不能回，貞秀又把母親寬慰，方才作別，升轎而去。到了潼州，又至保寧，並不叫冤，依然原供。及至到省，那夜歇在棧房，次早起來不見紅衣，解差大駭，四處尋找，滿店清問，行李俱在，惟有紅衣失去。解差憂慮，猶恐上司責打。

再說成都按察牛公，名樹梅，心慈愛民，凡有案卷須細心詳察，惟恐冤屈百姓。一日閒暇，在花園觀花，忽聽烏鴉鳴噪，抬頭一看，見數十烏鴉抬著一物，在房上旋繞。牛公大喊一聲，烏鴉飛去，物墮花園；拾來一看，才是一件紅衣，上寫：「安岳犯女李貞秀。」牛公心疑此案定有冤屈，不然紅衣在犯人身上，烏鴉何得抬來？定有鬼使神差。命刑房造詳報來看，見以「嫌丑毒夫」定案，心想：「嫌夫醜陋，悔親盡矣，何致新婚毒斃？」

次日，解差投文，稟女犯紅衣歇店失去，尋查無影，望祈赦罪。牛公曰：「紅衣已在本司處矣。」即命把女犯帶上，見其相貌慈善，舉止端莊，不似謀夫之輩。因問曰：「汝是李貞秀？」答：「是。」問：「有何冤情，可對本司訴來。」貞秀坐泣不言。牛公曰：「爾只管訴，或是本縣父母官審問不實，苦打成招，對官實訴，本司與爾昭雪。」貞秀叩頭訴道：

老大人在上容稟訴，聽犯女從頭說明目。

奴此案受了苦中苦，伸不明黑天的冤屈。

望青天不知啥緣故，才過門一命喪嗚呼。

二公婆一見氣破肚，誣告我姦情毒丈夫。

「你公婆就算誣告，本縣官都不問個明白？」

堂上官不問清和楚，用非刑打得血糊塗。

不招供十指來拶住，釘竹籤死去又復甦。

「如此用刑，枉為民上！你又招了未曾？」

無奈了認罪將供取，解上省紅衣失路途。

「紅衣之事，本司知道，但問你過門那夜是何情形？」

那一夜正交二更鼓，諸親戚把夫送進屋。

在房中鬧得不識數，要犯女斟酒去提壺。

「房中鬧酒，要你去斟，男女授受，成何體統？但不知鬧房過後又是如何？」

吃醉了偏偏出房去，奴的夫關門理床鋪。

將鋪蓋捲做一筒豎，地樓下拿出許多物。

「拿出甚麼物件？又放在何處咧？」

是槍盤故未身靠住，囑犯女莫告翁與姑，

「我吃煙原來瞞父母，知道了夫妻要反目。」

「哦，他囑你勿言，你看他又如何吃法咧？」

放火上烤得泡子鼓，栽槍上放在口內呼。

哈不動又往燈上做，放口內依然莫氣出。

拿竹籤長有一尺五，通煙槍只聽咕咕。

「通了後還吃未曾？」

吃了煙槍盤放原處，脫衣服上床就睡熟。

「你說啥子未曾？」

當新婦原本怕羞辱，低看頭不敢把氣出。

「你又去睡未曾？」

睡一覺天明就起去，喊吃飯新郎還未出。

奴恐怕賓客把笑取，羞答答床前把郎呼。

喊不應才知作了古，七孔內流血駭壞奴。

二公婆誣告是謀毒，望大人與奴伸冤屈！

訴畢，牛公想了一陣，又看詳文，說曰：「觀爾此案，謀害丈夫諒無此事。爾夫斃命之故，定是被煙所害。不知這鴉片煙害人極凶，肥人吃瘦，瘦人吃死，田土房屋、妻子財物都哈得進去。你夫性命，諒必是煙拉去了，故而才死。這些糊塗縣官，昏庸府道，怎麼認做謀毒！你想燕爾新婚之時，乃人生第一快事，花燭洞房，勝於登科；況又郎才女貌，二家俱富，豈有嫌賤毒害之理？」即寫朱單，命司差到安岳王家溝王明山家內，去拿正凶煙槍，從凶煙盤、煙燈、煙籤諸犯，貞秀押店候訊。左右盡皆含笑。牛公曰：「爾等在笑甚麼？趕緊拿來，不准哈他吃他，倘有損傷，要爾等狗命！」

差領朱單，來至安岳，問縣差要煙器等犯。縣差到王家溝拿，不知藏在何處，新人房中，四處尋覓，並無蹤影，轉縣回覆。司差曰：「你這狗才，全然莫用，一個煙犯都拿不到嗎？」縣差曰：「此案須老師爺自去，方可拿到。」司差曰：「要我去拿，爾等可知規矩麼？」答：「我們不知，望老師爺指教。」司差曰：「此案千年難逢，須要大大講個差市才去。」縣差只得講二十兩銀子的差市。司差走到王家，又問明山要，明山也尋不出。又講銀兩錠，把銀交過，司差走到新人房中地樓下把煙器取出，拿回成都來稟牛公。牛公命明日呈上，即懸牌審訊煙槍。

這牛公平日審案多坐大堂，任隨百姓去看。今聽這樣牌示，人人心癢。次日大堂擁擠不通，牛公升堂，提貞秀問曰：「你夫果是吃煙過後死的？」答：「是。」牛公即命把煙槍呈上，差將煙器放在大堂地下。牛公問曰：「膽大煙槍！你為甚將王天喜害死？他與你有何仇恨，你要把他治死？今見本司，還不從直訴來！」左右稟曰：「啟大人，煙槍準性不講。」牛公曰：「膽大煙槍！敢在本司面前執拗，這還了得！左右，拿毛頭板兒，與爺用力責打！」左右把煙槍拿下，提起毛頭板方打一下，就做幾塊。稟曰：「啟大人，這槍不經打，一板就爛了。」牛公喊呈上來，把槍搬開一看，內有一根蜈蚣蟲，已被竹籤通成幾段；遞與貞秀並百姓觀看，遂問貞秀曰：「你可知你夫斃命之故麼？」答：「不知，望大人指示。」牛公曰：「槍放樓下，四月蜈蚣正多，聞香放毒，鑽入槍內，被煙膠沾足，不能出外，故在內而泄毒。又因竹籤通爛，用力一哈，蟲汁與毒並入腹內，怎不斃命？」左右問曰：「大人怎知此案是蜈蚣放毒而拿煙槍？」牛公曰：「聽女之供，槍從地樓下取出，已知此案之由必在此矣。」左右人人歎服，即將貞秀開釋結案。復問貞秀曰：「爾過門喪夫，又無兄弟，身靠何人？可以改適。」貞秀不答。牛公曰：「爾娘家有人在此麼？」貞秀曰：「奴父在此下場。」此時李紹儒正在看審，即上堂叩頭曰：「廩生見過大人。」問：「爾是何人？」答：「生名李紹儒，貞秀即生之女。」牛公曰：「爾可將女領回另嫁。」紹儒謝恩下去，牛公即出示一張，禁止各府州縣，不准鬧房以傷風化。

各位，你說這烏鴉原是蠢物，怎能在店房去銜紅衣？只因劉氏朝夕祈懇聖帝，極其心誠，故聖帝顯聖；又見貞秀遭冤，乃命神風把紅衣吹上半空，使烏鴉抬去，牛公知有冤屈，才與他昭雪。

卻說省城有一楊大老爺，或云是楊侯爺之孫，妻死未娶，家屋富足，極有門面，見貞秀美麗端莊，常對人稱贊。紹儒聞知，請媒說合，把女嫁他。夫妻好合，享福不盡。紹儒後亦中舉。王明山香煙斷絕，想撫親房之子，無可意者，遂討一妾，朝夕貪淫，竟至臥病不起。自知不久人世，撫一遠房子承桃，親房不依興訟，明山帶疾進城，進了點水，把官司打贏，死於縣中。其妾跟姦夫逃走，子不成材，數年把家敗盡。

各位，人生在世，這鴉片煙第一是染不得的。煙之害人，比酒色尤甚；酒色說忌就忌，易於戒除；這鴉片煙把你害死都不丟手，還要把你跟到陰司，就做鬼都不安逸。你看天喜瞞親吃煙，使親憂氣，竟被蜈蚣毒死，累及妻子遭冤，父母絕嗣，雖有家財美婦，不能享受。王明山傷天害理，唆訟慳吝，落得香煙斷絕，人財兩空。李貞秀端莊孝順，雖遭冤屈，終遇神恩昭雪，享福終身。伍氏姑息養奸，適以速子之死。李紹儒夫婦養而能教，卒以成女之名。至若崔先生教學不嚴，好為人師，害得人家妻離子死，是亦名教中之罪人也，後來定有報應的。